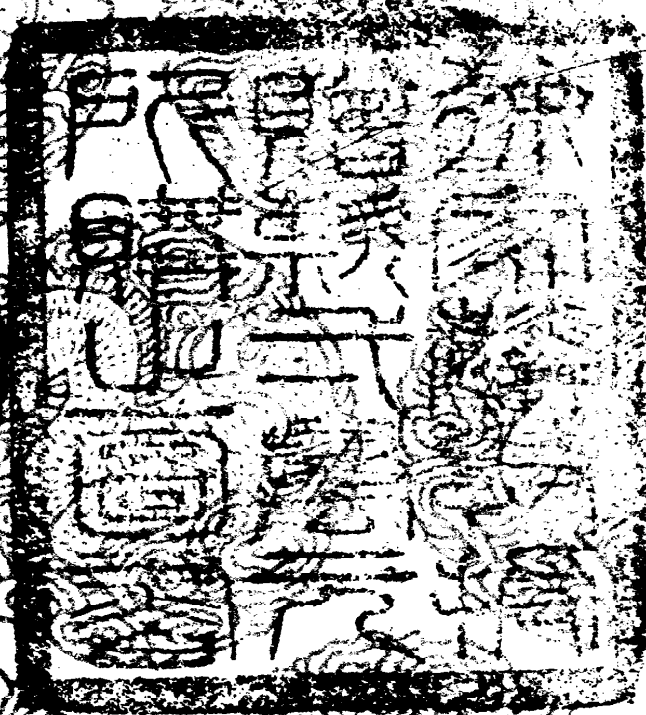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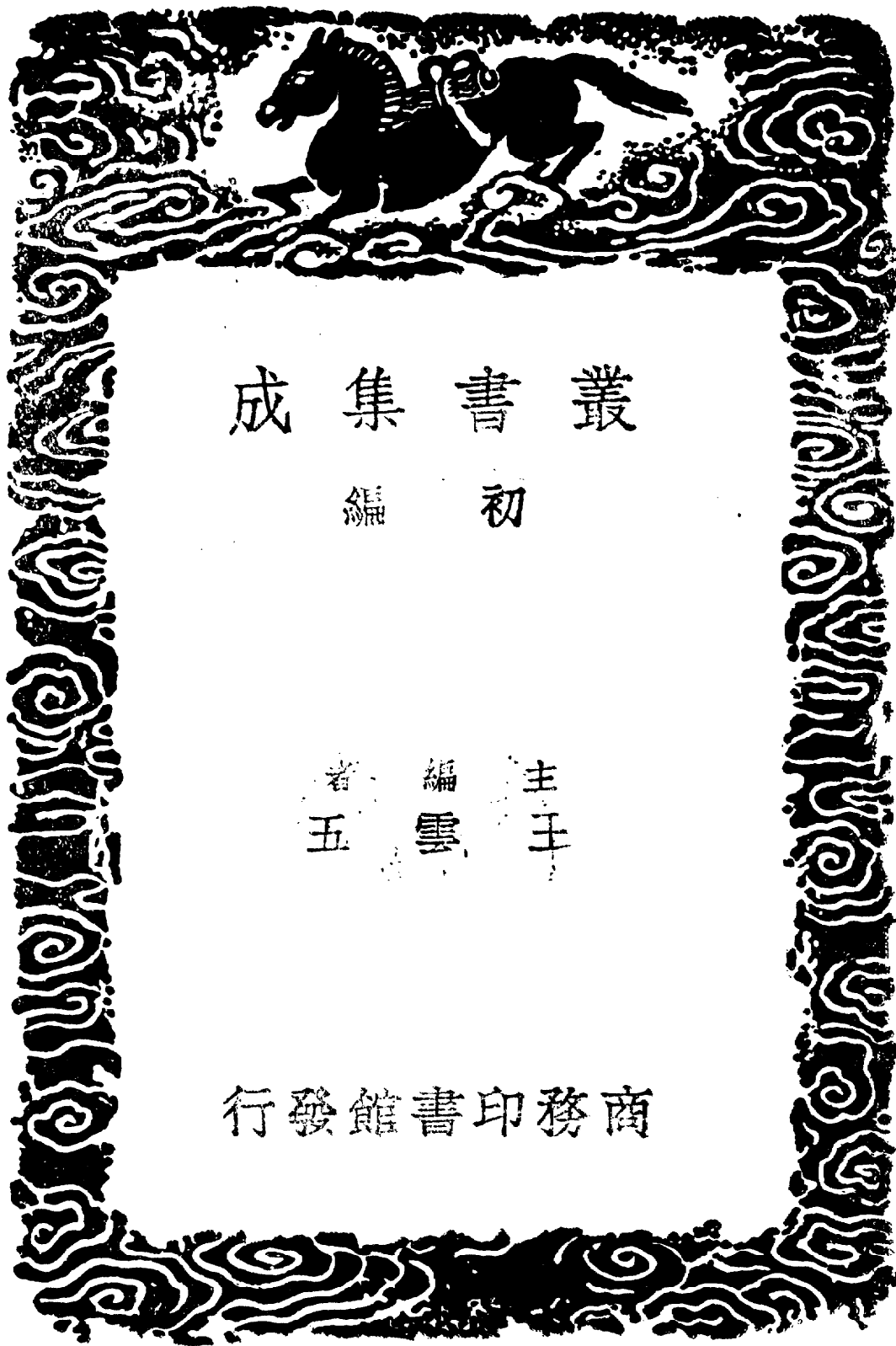


羣書治要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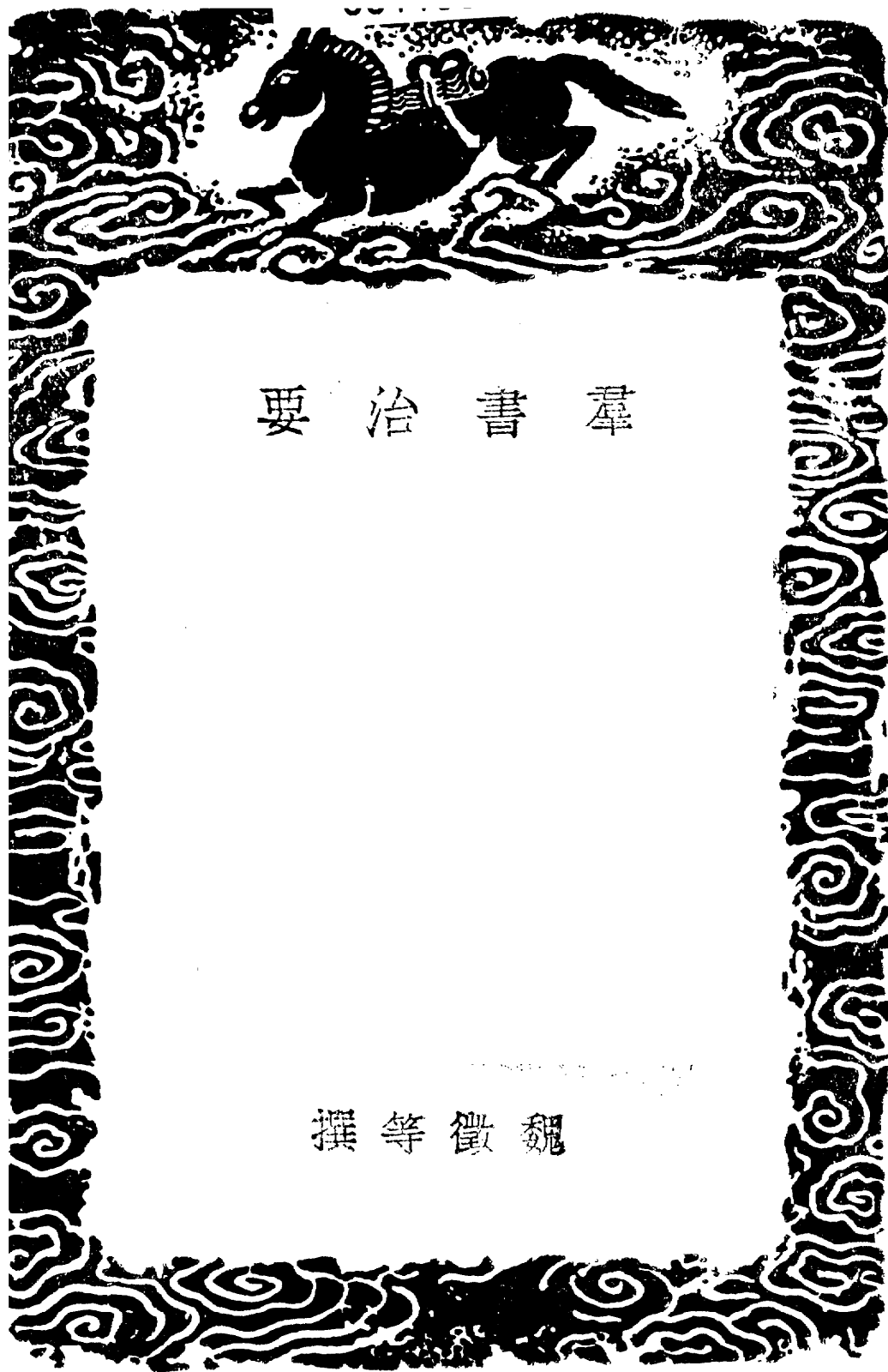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羣書治要

魏徵等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
選連筠籀叢書及粵雅
堂叢書皆收有此書連
筠本校刊最精故據以
排印並附粵雅堂本伍
崇曜跋於後

刊羣書治要考例

謹考國史承和貞觀之際經筵屢講此書距今殆千年而宋明諸儒無一言及者則其亡失已久寬永中我敬公儒臣堀正意檢此書題其首曰正和年中北條實時好居書籍得請諸中祕寫以藏其金澤文庫及神祖統一之日見之喜其免兵燹乃命範金至台廟獻之皇朝其餘頒宗戚親臣是今之活字銅版也舊目五十卷今存四十七卷其三卷不知亡何時羅山先生補其三卷而一卷不傳故不取也但知金澤之舊藏亦缺三本近世活本亦難得如其繕本隨寫隨誤勢世以音訛所處以訓謬閒有不可讀者我孝昭二世子好學及讀此書有志校刊幸魏氏所引原書今存者十七八乃博募異本於四方日與侍臣照對是正業未成不幸皆早逝今世子深悼之請繼其志勸諸臣相與卒其業於是我公上自內庫之藏旁至公卿大夫之家請以比之借以對之乃命臣人見泰臣深田正純臣大塚長幹臣字野久恒臣角田明臣野村昌武臣岡田挺之臣關嘉臣中西衛臣小河鼎臣南宮齡臣德民等考異同定疑似臣等議曰是非不疑者就正之兩可者共存又與所引錯綜大異者疑魏氏所見其亦有異本歟又有彼全備而此甚省者蓋魏氏之志唯主治要不事修辭亦足以觀魏氏經國之器規模宏大取舍之大非後世諸儒所及也今逐次補之則失魏氏之意故不爲

也。不得原書者。則敢附臆考。以待後賢。以是爲例。讎校以上。天明五年乙巳春二月乙未。尾張國校。督學臣細井德民謹識。

羣書治要序

祕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敕撰

竊惟載籍之興。其來尙矣。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而可紀。薰風揚乎百代。動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是以歷觀前聖。撫運膺期。莫不懷乎御朽。自強不息。乾乾夕惕。義在茲乎。近古皇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籠羣有。競採浮豔之詞。爭馳迂誕之說。騁末學之博聞。飾雕蟲之小伎。流宕忘反。殊塗同致。雖辯周萬物。愈失司契之源。術總百端。乖得一之旨。皇上以天縱之多才。運生知之叡思。性與道合。動妙幾神。玄德潛通。化前王之所未化。損己利物。行列聖之不能行。翰海龍庭之野。並爲郡國。扶桑若木之域。咸襲纓冕。天地成平。外內禔福。猶且爲而不恃。雖休勿休。俯協堯舜。式遵稽古。不察貌乎止水。將取鑒乎哲人。以爲六籍紛綸。百家踳駁。窮理盡性。則勞而少功。周覽汎觀。則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採摭羣書。翦截淫放。光昭訓典。聖思所存。務乎政術。綴敍大略。咸發神衷。雅致鉤深。規摹宏遠。網羅治體。事非一目。若乃欽明之后。屈己以救時。無道之君。樂身以亡國。或臨難而知懼。在危而獲安。或得志而驕居。業成以致敗者。莫不備其得失。以著爲君之難。其委質策名。立功樹惠。貞心直道。忘軀徇國。身殞百年之中。聲馳千載之外。或大奸巨猾。轉

日回天。社鼠城狐。反白仰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國因以危亡者。咸亦述其終始。以顯爲臣不易。其立德立言。作訓垂範。爲綱爲紀。經天緯地。金聲玉振。騰實飛英。雅論徽猷。嘉言美事。可以弘獎名教。崇太平之基者。固亦片善不遺。將以丕顯皇極。至於母儀嬪則。懿后良妃。參徽猷於十亂。著深誠於辭輦。或傾城哲婦。亡國豔妻。候晨雞以先鳴。待舉烽而後笑者。時有所存。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訖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凡爲五表。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爲名。但皇覽遍略。隨方類聚。名目互顯。首尾淆亂。文義斷絕。尋究爲難。今之所撰。異乎先作。總立新名。各全舊體。欲令見本知末。原始要終。並棄彼春華。採茲秋實。一書之內。牙角無遺。一事之中。羽毛咸盡。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引而申之。觸類而長。蓋亦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庶弘茲九德。簡而易從。觀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業。開蕩蕩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並天地之貞觀。日用日新之德。將金鏡以長懸。其目錄次第。編之如左。

校正羣書治要序

古昔聖主賢臣。所以孜孜講求。莫非平治天下之道。皆以救弊於一時。成法於萬世。外此豈有可觀者哉。但世遷事變。時換勢殊。不得不因物立則。視宜創制。是以論說之言日浩。撰著之文月繁。簡牘常寡。浮誕漸勝。其綱之不能知。而況舉其目乎。此書之作。蓋其以此也。先明道之所以立。而後知政之所行。先尋教之所以設。而後得學之所歸。自典誥深奧。訖史子辨博。諸係乎政術。存乎勸戒者。舉而不遺。罷朝而不厭其淆亂。閉室而不煩其尋究。誠亦次經之書也。我朝承和貞觀之間。致重雍襲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講究此書之力。則凡君民臣君者。非所可忽也。尾公有見於斯。使世子命臣僚校正而上之。木又使余信敬序之。惟信敬弱而不敏。如宜固辭者。而不敢者。抑亦有故也。羣書治要五十卷。五十卷內闕三卷。神祖遷駿府。得此書。惜其不全。命我遠祖羅山補之。三卷內一卷。今不傳。今尾公此舉。上之。欲君民者。執以致日新之美。下之。欲臣君者。奉以贊金鏡之明。爲天下國家冀昇平之愈久。遠心曠度。有不可勝言者也。信敬預事。亦知遠祖所望信敬。是所以奉命不敢辭也。天明七年丁未四月。朝散大夫國子祭酒林信敬謹序。

羣書治要五十卷提要

阮元羣經室外集

唐魏徵等奉敕撰。徵字元成，魏州曲城人。官至太子太師，諡文貞。事蹟具唐書本傳。案宋王溥唐會要云：貞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祕書監魏徵撰羣書治要上之。又云：太宗欲覽前王得失，爰自六經訖於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書成，諸王各賜一本。又唐書蕭德言傳云：太宗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袁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卿等力也。德言贊：賜尤渥。然則書實成於德言之手，故唐書於魏徵、虞世南、褚亮傳皆不及也。是編卷帙與唐志合。穆案藝文志：魏徵羣書治要五十卷。劉伯莊羣書治要音五卷。宋史藝文志即不著錄，知其佚久矣。此本乃日本人擺印，前有魏徵序，惟闕第四、第十三、第二十三卷。今觀所載，專主治道，不事修辭，凡有關於政術，存乎勸戒者，莫不彙而輯之。即所采各書，并屬初唐善冊，與近刊多有不同。如晉書二卷，尙爲未修晉書以前十八家中之舊本。又桓譚新論、崔寔政要論。穆案隋書經籍志：崔寔政要論六卷。此衍要字。仲長統昌言、袁準正書。穆案隋書經籍志：袁準正書十九卷。注：又有袁子政書二十五卷。亡。蔣濟萬機論、桓範政要論。穆案隋書經籍志：桓範政要論十二卷。唐人避太宗，近多不傳，亦藉此以存其梗概。洵初唐古籍也。

羣書治要目錄

第一裘十卷

第一 周易

第二 尚書

第三 毛詩

第四 春秋左氏傳上 闕

第五 春秋左氏傳中

第六 春秋左氏傳下

第七 禮記

第八 周禮 周書 國語 韓詩外傳

第九 孝經 論語

第十 孔子家語

第二裘十卷

羣書治要 目錄

羣書治要 目錄

第十一 史記上

第十二 史記下 吳越春秋

第十三 漢書一 闕

第十四 漢書二

第十五 漢書三

第十六 漢書四

第十七 漢書五

第十八 漢書六

第十九 漢書七

第二十 漢書八 闕

第三 裴十卷

第二十一 後漢書一

第二十二 後漢書二

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

第二十四 後漢書四

第二十五 魏志上

第二十六 魏志下

第二十七 蜀志 吳志上

第二十八 吳志下

第二十九 晉書上

第三十 晉書下

第四表十卷

第三十一 六韜 陰謀 鬻子

第三十二 管子

第三十三 晏子 司馬法 孫子

第三十四 老子 鶡冠子 列子 墨子

第三十五 文子 曾子

第三十六 吳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

羣書治要 目錄

羣書治要 目錄

第三十七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莊子 尉繚子

第三十八 孫卿子

第三十九 呂氏春秋

第四十 韓子 三略 新語 賈子

第五卷十卷

第四十一 淮南子

第四十二 鹽鐵論 新序

第四十三 說苑

第四十四 桓子新論 潛夫論

第四十五 崔寔政論 昌言

第四十六 申監 中論 典論

第四十七 劉虞政論 蔣子 政要論

第四十八 體論 典語

第四十九 傅子

本文作劉
虞別傳。

本文作袁
子正書・

第五十 袁子書 抱朴子

羣書治要 目錄

羣書治要卷第一

祕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周易

乾元亨利貞。

文言備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

下。純修下道，則居上之德廢。純修上道，則處下之禮曠。故終日乾乾，至于夕惕，猶若厲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不行不躍而在乎天，故曰飛龍也。龍德在天，則大人之路亨也。夫位

以德興，德以位敘，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觀，不亦宜乎。

上九：亢龍有悔。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大明乎終始之道，故六位不失其時而成也。升降無常，隨時而用，處則乘潛龍，出則乘

飛龍，故曰時乘六龍也。

保合大和，乃利貞。

不和而剛暴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萬物所以寧，各以有君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

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

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何謂也？子曰：君子

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

居下體之上，在上

體之下，明夫終敝，故不驕也。知夫至至，故不憂也。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

惕，怵惕之謂也。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

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

而無位。高而無民。下無陰也。賢人在下位而無輔。賢人雖在下。而當位。不爲之助。是以動而有悔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以君德而處下體。資納於物者也。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坤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屯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君子經綸之時。彖曰。天造草昧。宜健侯而不寧。屯體不寧。故利建諸侯也。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草昧也。處造始之時。所宜之善。莫善於建侯。

蒙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彖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我謂非童蒙者。闕者求明者。明者不諍闇。故蒙之爲義。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師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爲師之始。齊師者也。失令有功。法所上不救。故師出以律。否臧皆凶也。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處師之極。師之終也。大君之命。不失功也。以寧邦也。小人勿用。非其道也。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

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比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

履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泰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上下大通。則物失其節。故財成而輔相。以左右民也。象曰。天

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否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

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

其亡。繫於苞桑。居否之世。能全其身者。唯大人耳。巽爲木。木莫善於桑。人雖欲有亡之者。衆根堅固。弗能拔之也。

同人象曰。天與火。同人。天體於上。而火炎於下。君子以類族辯物。各得所同。象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

正也。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應不以邪而以中正應之。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君子以文明爲德者也。

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惡揚善。成物之美。順奉天德。休物之命也。象曰。柔得

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處尊以柔。居中以大。上下應之。靡所不納。大有之義也。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

亨。德應于天。則行不失時矣。剛健不滯。文明不犯。應天則大。時行無違。是以元亨也。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居大有之上。而不累于位。志尙於賢者也。

謙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多者用謙以爲裒。少者用謙以爲益。隨物而與。施不失平也。象曰。謙。亨。天道下濟

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能體謙謙。其唯君子。用涉大難。物無害也。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牧。養也。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勞謙匪懈。是以吉也。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豫象曰。雷出地奮。豫。象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天地以順動。或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隨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澤中有雷。動悅之象也。物皆悅隨。可以無爲。不勞明監。故君子向晦入宴息也。象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施。惟在於時。時異而不隨。否之道也。故隨時之義大矣哉。

觀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彖曰。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居觀之時。最近至尊。觀國之光者也。居近得位。明習國儀者也。故曰。利用賓于王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故觀民之俗。以察己道。百姓有罪。在余一人。君子風著。已乃無咎。上爲化主。將欲自觀。乃觀民也。

本書整作
數。

噬嗑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整法。彖曰。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彰。剛柔分動。不潤乃明。雷電並合。不亂乃章。皆利用獄之義也。

賁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處賁之時。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無敢折獄也。象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爲飾之主。飾之盛者也。施飾於物。其道害矣。施飾丘園。盛莫大焉。故曰。

賁于丘園。束帛乃羹。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

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物之可畜於懷。令德不散。盡於此也。彖曰。大畜。剛健篤實。

暉光日新其德。凡物能暉光日新其德者。唯剛健篤實者也。

頤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言語飲食。猶慎而節之。而況其餘乎。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天地養萬

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習坎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至險未夷。教不可廢。故以常德行而習教事也。習于坎。然後能以險難爲困。而德行不失常。彖曰。習

坎。重險也。天險不可升也。不可得升。故得保其威尊。地險山川丘陵也。有山川丘陵。故物得保以全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國之爲衛。

特於險也。言自天地以下。莫不須險也。險之時用大矣哉。非用之常。用有時也。

離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繼謂不絕。彖曰。離。麗也。麗猶著也。各得所著之宜者也。日月麗於天。百穀草

本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咸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以虛受人。乃感應也。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天地

感而萬物化生。二氣相與。乃化生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萬物之情。見於所感也。

感也。

恒象曰。雷風恒。恒。長陽長陰。合而相與。可久之道也。君子以立不易方。得其所久。故不易也。彖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得其久。

已也。故不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言各得所恆。故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萬物之情。見於所恆也。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德行無恆。自相違錯。不可致詰。故或承之羞也。不恆其德。無所容也。

遯象曰。天下有山。遯。天下有山。陰長之象也。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九五嘉遯。貞吉。遯而得正。反制於內。小人應命。率正其志。不惡而嚴。得正之吉。遯之嘉者也。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上九肥遯。無不利。最處外極。無應於內。超然絕志。心無疑顧。憂患不能累。矰繳不能及。是以肥遯無不利也。象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

大壯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壯而違禮則凶。凶則失壯矣。故君子以大壯而順禮也。象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弘正極大。則天地之情可見矣。

晉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以順著明。自顯之道。明夷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浚衆。浚衆顯明。蔽偽百姓者也。故用晦而明。藏明於內。乃得明也。以蒙養正。以明夷浚衆矣。

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家人象曰。風自火出。家人。由內相成。熾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家人之道。修於近小而不妄者也。故君子言必有物。而口無擇言。行必有恆。而身無擇

行也。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睽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同於通理。異於職事。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

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睽離之時，非小人之所能用也。

蹇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除難莫若反身修德也。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智矣哉。六二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處難之時，履當其位，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象曰：王臣蹇蹇，終無

尤也。

解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彖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天地否結，則雷雨不作。

交通感散，雷雨乃作也。雷雨之作，則險厄者亨，否結者散，故百果草木皆甲坼也。解之時大矣哉。無所而不釋也。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處非其位，履非其正，以附於四，用夫柔邪以自媚者也。乘二負四，以容其身，寇之來也，自己所致矣。雖幸而免，正之所賤也。

損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可損之善，莫善於損。損益將何加焉。非道之常，故必與時偕行也。

益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矣。從善改過，益莫大焉。彖曰：益，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

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五處中正，自上下下，故有慶也。以中正有慶之德，有攸往也。何適而不利哉。

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慎德積小，以成高大。

革象曰：中澤有水，革。彖曰：革，水火相息。凡不合而後變生，火欲上，澤欲下，水火相戰而後變生者也。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

天應人。

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能成其文。小人樂成。則變面以順上也。

鼎象曰。木上有火。鼎。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亨者。鼎之所為也。革去故

而鼎成新。故為亨飪調和之器也。去故取新。聖賢不可失也。飪。熱也。天下莫不用之。而聖人用之。乃上以享上帝。下以大享養聖賢焉。

震。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威震驚乎百里。則足可以不喪匕鬯矣。七所。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威震驚乎百里。則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明所以堪長子之義也。不喪匕鬯。則已出可以守宗廟也。

艮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各止其所。不侵官也。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止道不可常用。必施於不可以適于其時。道乃光明。

豐亨。王假之。大而亨者。王之所至也。勿憂。宜日中。豐之為義。闡弘微細。通夫隱滯者也。為天下之主。而令微隱者不亨。以徧照者也。故曰宜日中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文明以動。不失情理。象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豐之為用。困於飲食者也。施於未足。則尚豐。施於已盈。則方溢。不可以為常。故具陳消息之道也。

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象曰。兌。悅也。剛中而柔外。悅以利貞。悅而遠剛則詔。剛而遠悅則暴。剛中而柔外。所以悅以利貞也。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天剛而不失。悅者也。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悅之大。民勸矣哉。

渙象曰。風行水上。渙。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無咎。處尊履正。居巽之中。散汗大號。以盪險阨。者也。為渙之主。唯王居之。乃得無咎也。

渙。象曰。風行水上。渙。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無咎。

渙。象曰。風行水上。渙。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無咎。

渙。象曰。風行水上。渙。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無咎。

渙。象曰。風行水上。渙。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無咎。

節。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彖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為節過苦，則物不能堪也。則不可復正也。悅

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無悅而行險，過中而為節，則道窮也。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中孚。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信發於中，雖過可亮。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悅而巽，孚。有上四德

乃孚。然後乃化邦也。信立而後邦乃化也。柔在內而剛得中，各當其所也。剛得中，則直而正。柔在內，則靜豚魚

吉。信及豚魚。魚者蟲之潛隱者也。豚者獸之微賤者也。爭競之道不與。忠信之德淳著，則雖微隱之物，信皆及之也。中孚以利貞，乃應天也。盛之至也。

小過。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小者謂凡諸小事也

而通者也。過於小事過以利貞，與時行也。過而得，以利貞，應時宜也。施過於恭儉，利貞者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剛失位而不中，是以

不可大事。成大事者，必在剛也。柔而侵大，剝之道也。

既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彖曰：既濟，亨利貞。剛柔正而位當。

剛柔正而位當，則邪不可以行矣。故唯正乃利貞也。九五：東鄰之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

物皆濟矣。將何為焉？其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修禴。故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之於鬼神，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剛動而柔止也。動止得其常體，則剛柔之分著矣。方以類聚，物

以羣分，吉凶生矣。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也。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趣則凶。故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象況日月星辰形

況山川草木也。懸象運轉以成昏明，山澤通氣而雲行雨施，故變化見也。是故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知大始，坤

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天地之道。不爲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有易簡之德。則能成可久可大之功。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天地易簡。萬物久載其形。聖人不爲羣方

各遂其業。德業既成。則入於形器。故以賢人目其德業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易與天地准。作易以准天地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

也。幽明者。有形無形之象。死生者。始終之數也。

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德合天地。曰相似也。故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知周萬物。則能以道濟天下也。樂天知命。故不

憂。順天之化。故曰樂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範圍者。擬範天地而周備其理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曲成者。乘變應物。不係一方者也。則物得宜矣。故

神無方而易無體。神則陰陽不測。易則唯變所適。不可以一方一體明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君子體道以爲用者也。體斯道者。不亦鮮乎。

顯諸仁。藏諸用。衣被萬物。故曰顯諸仁。日用而不知。故曰藏諸用也。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廣大悉備。故曰富有。日新之謂盛

德。體化合變。故曰日新。生生之謂易。陰陽轉易。以成化生。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變化之極也。妙萬物而爲言。不可以形詰者也。故曰陰陽不測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

至德。易之所載。此四義也。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窮理入神。其德崇也。兼濟萬物。其業廣也。天地設位。

而易行乎其中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乾剛坤柔。各有其體。故曰擬諸其形容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

議以成其變化。擬議以動。則盡變化之道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鶴鳴則子和。修誠則物應。我有好爵。與物散之。

物亦以善應也。鶴鳴乎陰。氣同則和。出言戶庭。千里應之。出言猶然。況其大者乎。千里或應。況其邇者乎。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

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制動之主。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同人先號

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人終獲後笑者。以有同心之應也。夫所況同者。豈係乎一方哉。君

子出處默語。不違其中。則其迹雖異。道同則應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藉用白茅。無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白茅。

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

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不出戶庭。無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爲之階。君不

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爲易者。其知盜乎。言盜

也。而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

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此四存乎

器象。可得而用者也。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

下作地。

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四者由聖道以成。故曰

聖人之道也。

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冒。覆也。言易通萬物之志。成天下之務。其道可以覆冒天下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

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服萬物而不以威利者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以神明其德。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見

曰象。形乃謂之器。成形曰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位。所以一天下之動而濟萬物也。備物

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

乎蓍龜。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明夫天地萬物。莫不保其貞以全其用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地之大德曰

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所以資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易曰。荷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定之於始。故不待終日。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知幾其神者也。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子曰。履。德之基也。

基所蹈也。

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

固不傾移也。

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

能益物者。其德寬大也。

困。德之辯也。困而益明。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悅諸心。能研諸侯。

之慮。諸侯物主。有爲者也。能悅萬物之心。能精爲者之務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近況比爻。
也。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也。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

尙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言聖德之遠著。作堯典。典者常也。言可爲百代常行之道。曰若稽古帝堯。言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也。曰放

勛。欽明文思安安。勛。功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也。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既有四德。又信恭。故其名聞充

于天地也。至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協和萬

邦黎民於變時雍。時是也。雍和也。言天下衆人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側微。側陋。微賤。將使嗣位。歷試諸難。歷試之以難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五典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

兄弟恭孝。舜舉八元。使布
 五教于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也。
 納於百揆。百揆時敘。揆度也。舜舉八凱以度百事。百事時敘也。
 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賓賓

迎也。四門。宮四門也。舜流四凶族。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也。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納舜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於

有迷錯魯伏。明舜。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堯天祿永終。舜受之也。文祖。是五廟之大名也。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

試以功車服以庸。敷奏敷奏猶徧進也。猶徧進也。諸侯每見。皆以次序徧進而問焉。以觀其才。既則效試其居國爲政。以著其功。賜之車服。以旌其所用任也。象以典刑。典常也。象用之者謂上

刑緒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
以居州里。而民心之。而又於禮。
流宥五刑
所流宥。皆犯五刑之罪也。
言眚灾肆赦
眚。過也。灾。害也。
肆。失也。言罪過誤失。

以爲當
 估終城刑
 估謂估敎宥而爲者也
 流其工於幽洲
 共工窮奇也
 放讎兒於崇山
 讎兒渾敦

以爲當
 赦之也
 怙終賊刑
 怙謂怙
 赦宥而爲者也
 紅爲殘賊
 當刑之也
 流其工於幽洲
 共工窮奇也
 幽洲北裔也
 放讎兒於崇山
 讎兒渾敦
 崇山南

本書聽作

裔也。竄三苗於三危。三苗。國名也。緒雲氏之後。爲諸侯。號蠻者也。三危。西裔也。殛鯀於羽山。羽山。東裔也。四罪而天下咸服。美舜之行。故本其徵用之功也。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遏。絕也。密。止也。百姓如喪父母。其徵用之功也。舜格於文祖。詢於四岳。關四門。開闢四方之門。廣致衆賢也。明四目。明視四方也。達四聰。聽達於四方也。柔遠能邇。能安遠者。則能安近也。不敦德允元。所信而尊者。德也。而難任人。任。任也。悅耳目。以理難之也。易。變夷率服。邇無不服。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黜。退也。陟。升也。三載考功。九載三考。衆遷無不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退其幽闇無功者。升其昭明有功者也。庶績咸熙。九載三考。衆遷無不安。曰若稽古大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敏。疾也。能知爲君之難。爲臣不易。曰若稽古大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修德也。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攸。所也。嘉言無所伏。言必用也。如。則賢材在位。天下安也。稽於衆。舍己從人。弗虐無告。弗廢困窮。惟帝時克。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人。矜孤懲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也。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天所命。所。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以勉舜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益曰。吁。戒哉。敬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淫。過也。遊。過樂。敗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於心者。日以廣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也。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拂。戾也。專欲難成。犯衆與禍。故戒也。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常戒慎。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也。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本。在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也。九功惟序。九

序惟歌。

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序。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休。美也。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

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也。

帝曰。兪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也。

帝曰。咎繇。惟茲臣庶。罔或予正。

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也。

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

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也。

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時乃功。懋哉。

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于大中。是汝之功勉之也。

德罔咎。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君。過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也。

罰弗及嗣。賞延於世。

嗣。亦世也。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也。而及其賞。道德之政也。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過。誤所犯。雖小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宥。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

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至也。

與其殺弗辜。寧

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弗犯於有司。

咎繇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帝曰。來禹。

汝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弗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入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勢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衆人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無。無信驗也。不詢。專獨也。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也。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成也。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弗再。

好。謂賞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虛而宣之。成於一也。

苗弗率。汝徂征。

三苗之民。數干王誅。率。循也。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亂逆也。命禹討之。

禹乃會羣后。誓於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

侯。共伐有苗也。軍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也。

蠢茲有苗。昏迷弗恭。

蠢。動也。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也。

侮嫚自賢。反道敗德。

狎侮先王。輕嫚典教。反正道敗德義也。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廢仁賢。任姦佞。

民棄弗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詞伐罪。

肆。故爾也。

誠作誠。

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有苗民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道之常。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至和感神況有苗也言易感也。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以益言爲受途班師兵入曰振旅言整衆也。帝乃誕敷文德。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也。儻千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必有道也。咎繇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迪蹈厥其也其古人謨謀也言人謀廣聰明以輔其政也。禹曰兪如何。然其言問所咎繇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歎美之重也慎脩其身思爲長久之道也。惇敘九族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言慎脩其身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而遠者在此道也。禹拜昌言曰兪。以咎繇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咎繇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也。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哲知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則民歸之也。惠愛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甚也王佞也巧象恭滔天也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咎繇曰都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僞則可知也。寬而栗。性寬弘而能侯如此幾畏其亂政故遷放之也。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愿愿而恭格也。亂而敬。亂治也而能謹敬也。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爲毅也。直而溫。行正直而氣性簡大而有廉隅也。剛而塞。剛斷而實塞也。彊而義。動必合義無所風撓。彰厥有常吉哉。彰明也吉善也明九德之廉隅也。剛而塞。彊而義。動必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也。九德咸事俊乂在官。使九德之人皆用事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也。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也。百官皆是。言政無非也。庶績其疑。凝成也。言百事功無教逸欲有邦。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戒慎業業危懼萬事微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位非其人爲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政事懋哉。言無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也。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若身也。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也。予欲觀古人之象。欲觀示法象之服制也。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以下。諸侯自龍裘以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於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退後言我不可弼也。禹曰。俞哉。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能用之。誰敢弗讓。敢弗敬應。上唯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也。帝弗時。敷同日奏罔功。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無若丹朱。寡惟慢遊是好。丹朱。堯子。傲虐是作。罔晝夜頷頷。頷頷而爲虐。無晝夜常也。明淫於家。用殄厥世。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也。羣淫於家。妻妾亂也。用是絕其世。不得嗣也。帝其念哉。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也。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勅。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致太平也。惟在順時。惟在慎微也。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百官之業乃廣也。咎繇拜手稽首。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賡。續也。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也。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略也。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也。帝拜曰。俞。欽哉。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已往敬職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啓。子也。尸。主也。以。尊位爲逸豫。不勤也。滅厥德。黎民咸貳。君喪其德。則衆民二心也。乃盤遊無度。盤。樂遊逸。無法度也。畋

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洛水表也。有窮后羿因民弗忍。拒於河。有窮。國名。羿。諸侯名也。拒太康於河。遂廢之也。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御。侍也。言從政也。俟於洛之汭。五子咸怨。待太康。怨其久敗失國也。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循也。其一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也。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言能敬畏小民。所以得衆心也。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不
是謀。備其微也。予臨兆民。廩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廩。危貌也。朽。腐也。言危懼甚也。爲人上者。奈何弗敬。能敬則不驕。則高而不危也。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迷亂曰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弗亡。此六者。一。必亡。泥兼有乎。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帝堯氏都冀州也。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失堯之道。亂其法。自致亡滅也。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典。謂經籍也。荒墮厥緒。覆宗絕祀。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亡也。其五曰。烏虜曷歸。予懷之悲。曷。何也。言思而悲也。萬世仇予。予將疇依。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也。忸怩。心慙也。慙愧於仁人賢士也。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其可追及乎。言無益也。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有慙德。慙德不及古也。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也。仲虺乃作誥。陳義告湯。可無慙也。陳義告湯。可無慙也。曰。烏虜。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必禍亂也。惟天生聰明時乂。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也。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夏桀闇亂。不恤下民。民之危。若陷塗炭。無救之者。惟王弗邇聲色。弗殖貨利。邇。近也。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弗吝。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亦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者也。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寬仁信於天。下也。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曰。奚獨

後予也。怨者辭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君來其可蘇息也。右賢輔德。顯忠進良。

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也。德日新。萬那惟懷。志

自滿。九族乃離。日新。不懈怠也。志盈溢也。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乖裕後昆。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

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儆足之道。示後世也。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聖賢而事之。謂人莫己若者亡。益。已亡之道。好問則裕。

自用則小。不問專固。所以小也。烏虜慎厥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殖有禮。覆昏暴。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也。

王歸自克夏。至於亳。誕告萬方。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衆人。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於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作威

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百官。言殘酷也。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弗敢赦。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化不

以爾萬方。言非所及也。烏虜。尙克時忱。乃亦有終。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也。

成湯既歿。伊尹作伊訓。作訓。以教道太甲也。曰。烏虜。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也。

於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

寬。兆民允懷。言湯布明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也。今王嗣厥德。罔弗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也。立愛惟親。立

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治四海也。烏虜。先后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敷求賢智。數求賢智

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也。制官刑。儆於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儆戒百官也。曰。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常舞則荒淫也。樂酒曰酣。

事鬼神曰敢有徇於貨色恆於遊畋時謂淫風徇求也味求財貨美色常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

比頑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年有德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身

家必喪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也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諸侯犯此亡之道也國臣下弗匡其刑墨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

刑鑿其額烏庠嗣王祗厥身念哉祖德也惟上帝弗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祥善也

福唯善惡所在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爾惟弗德罔大墜厥宗苟為不德無大必墜失

不常在一家人也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天下賴慶也爾惟弗德罔大墜厥宗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

太甲既立弗明不用伊尹之訓伊尹放諸桐湯葬地王徂桐宮居憂往入桐宮居憂位也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

德也惟三祀伊尹奉嗣王歸於亳王拜稽首曰予小子弗明於德自底弗類類善也閔於德欲敗度縱

敗禮以速戾於厥躬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弗可逭孽災也道逃也

不可逃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於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圓惟厥終言已已往之前不能言脩德於其初今庶

也伊尹拜手稽首拜手首曰修厥身允德協於下惟明后言脩其身使信德合先王子惠困窮民昭厥命

罔有弗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以念祖德為孝以視遠惟明聽德惟

聰言當以明視遠朕承王之休無斁王所行如此則我

聰以聽聽德朕承王之休無斁承王之美無厭也

伊尹申誥於王曰。烏虜。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所親疏。唯親能敬身者。民無常懷。懷於有仁。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也。

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難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德亂。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也。

與治同道罔弗興。與亂同事罔弗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也。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必用登高升遠。必用

下近爲始。然後致高遠也。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爲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也。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也。慎終於始。於始慮終。於終慮始。

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嚮遠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也。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

臧也。烏虜。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也。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爲善政。則成善政也。一人。天子也。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正也。君罔以辨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爲之極以安之也。邦其永孚於休。

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於德。告老歸邑。陳德以戒。曰。烏虜。天難忱。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信也。常厥德。

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月以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也。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皇天弗

保。言天不安桀所爲。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一德使代桀。爲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言當享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於一德。非天私商而王之也。祐助一德。所以王也。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

德惟一。動罔弗吉。德二三。動罔弗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也。德一。天降之福。不一。天降之災。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也。新其德。戒勿怠也。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衰。是乃日新之義也。任

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也。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爲易也。其慎。無以輕之也。羣臣當和

一心事君。政乃善也。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弗獲自盡。民主罔與

成厥功。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也。

高宗夢得說。小乙子也。名武丁。夢得賢相。其名曰說也。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溪也。曰。朝夕納

誨。以輔台德。言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

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也。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

使爲己視聽也。惟賢乃僚。罔弗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也。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

則聖。言水以繩直。君以諫明也。后克聖。臣弗命其承。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也。誰敢弗祗。若王之休命。言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也。

惟說命總百官。在冢宰之任也。乃進於王曰。烏虜。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五星。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也。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言立君臣上下也。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也。弗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位者逸豫於民上也。言立之主使治民也。惟

口起羞。惟甲冑起戎。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也。王惟戒茲。允茲克

明。乃罔弗休。言王戒慎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也。惟治亂在庶官。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也。官弗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唯爵

弗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不爵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不可動也。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

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也。無恥過作非。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言皆美也。美其所乃

弗良於言。予罔聞於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而行之難。我無聞於所行之事。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而行之難。以勉高宗也。

王曰來汝說爾惟訓於朕志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也若作酒醴爾惟麴蘖酒醴須麴蘖以成亦我須汝以成也若作和羹爾

惟鹽梅。須醎醎以和之。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古訓乃有所得也。事弗師古。

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王曰烏虜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仰我德是汝教也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
保衡伊尹也
 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也
 乃曰予弗

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

一夫弗獲則曰時予之辜。飢不得食

所則以爲
己罪也。

言以此道左右
湯・功至大天

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庶幾安手與伊尹同美也惟

后非賢弗又。惟賢非后弗食。

其爾克紹乃辟於先王永綏民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受美命而稱揚之也。

武王伐殷。師渡盟津。王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一官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所以言淫濫也。賢才而以父兄。所以

孕婦
忠良無罪。焚炙之。
子之婦。剝剔視之。言

也暴虐

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

也・慢甚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則秉義者彊・揆度
優劣・勝負可見・

人執異心不和諧也。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言同欲也。南罪貫盈天命

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舉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矜。憐也。

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也。時哉不可失。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也。

王次於河朔。次。止。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我聞吉人爲善。惟日弗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

弗足。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者也。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羣老。昵比罪人。昵。背之者稱羣老。布棄。不禮敬也。謂天下逋逃小人也。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也。謂己有天命。謂敬弗足行。謂祭無益。謂

暴無傷天。其以予乂民。用我治民。當除惡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也。予有亂臣十人。同心

同德。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也。今朕必往。百姓廩廩。若崩厥角。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也。烏虜。乃一德一心。立

定厥功。惟克永世。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也。

王曰。商王受。自絕於天。結怨於民。不敬天。自絕之也。酷虐民。結怨也。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崇信姦回。放黜師保。

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屏棄常法而不顧也。箕子正諫而以爲囚奴也。郊社弗修。宗廟弗享。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古人有言曰。

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唯今惡紂也。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讎。明不可不討也。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務滋長。除惡務除本。言紂爲天下惡本也。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言欲行除惡之義。索。盡也。喻婦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

武王與受戰於牧野。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言無晨鳴之道。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

夫政則國亡也。夫政則國亡也。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婦已惑紂。紂信用之。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言紂棄其忠臣。而尊長逋亡罪人信用之。是信

舊無功字
無益字
皆補之

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爾百姓。以姦宄於商邑。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也。今予發惟襲行天之罰。

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也。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也。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

下弗服。示天下不復乘用也。王若曰。今商王爲天下逋逃主。肆予東征。陳於商郊。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

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壹戎衣天下大定。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勳有成功也。釋箕子囚。封

比于墓。式商容閭。封。益其土也。商容賢人。紂所黜退。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紂所積之府倉也。皆散發以賑貧民也。大賚於四海。而

萬姓悅服。施舍已責。救之賜無。所謂周有大賚也。天下皆悅仁服德也。

西旅獻獒。西旅。遠國也。獒。犬也。大保乃作旅獒。用訓於王。陳賁之義。以訓諫也。曰。烏虜。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

無有遠近。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天下萬國盡貢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爲耳目華侈。王乃昭德之致於異姓

之邦。無替厥服。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也。分珩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人

弗易物。惟德其物。言物貴由人也。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德也。德盛弗狎侮。盛德必自敬。何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虛受人。則人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其勢則盡力矣。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人爲戲弄。則喪其德矣。以物爲戲弄。則喪其志矣。弗

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弗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言明王之道。犬馬非其土生弗畜。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珍禽奇獸。弗育於國。皆非所用。有德義爲益。器用爲貴。所比化俗生民。犬馬非其土

生弗畜。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珍禽奇獸。弗育於國。皆非所用。有德義爲益。器用爲貴。所比化俗生民。犬馬非其土

則邇人安。寶賢任能。則邇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鳥虜。夙夜罔或弗勤。言當常勤於德。弗務細行。終累大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也。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論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側。慎終如始也。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言其能信

則生民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武王雖聖。猶設此誠。況其非聖。可以無誠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

王若曰小子封封。康叔名。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弗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

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也。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往盡乃心無康好逸

豫往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也。我聞曰怨弗在大亦弗在小惠弗惠懋弗懋不在大。起於小也。不在小。小至於大。言怨不可爲。故當使不順者順。

勉者勉也。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愛養民如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也。非汝封刑人殺人言得刑殺人也。無或刑人殺人無以刑殺人也。

殺人而有妄。非汝封劓人劓。截耳也。無或劓人所以舉輕刑以戒。爲人輕行之也。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弗孝

弗友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當亦速用文王所作遠教之罰。刑此無得赦也。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

非言當修己以敬。無爲可怨之事。言當修己以敬。無爲可怨之事。非常之法。小子封惟命弗於常言念天命之不於常也。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

王若曰乃穆考文王誥庶邦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文王所告衆國治事吏。朝夕勅之。皆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也。曰小大邦用喪亦罔

非酒惟辜於小大之國所用喪。無不以酒爲罪也。飲惟祀德將無醉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在昔殷先哲王。惟御事。弗敢自暇。飲惟祀。德將無醉。德自將。無至醉。

自逸惟殷御治事之臣。不敢自寬暇自逸豫。矧曰其敢崇飲崇。聚也。自逸暇猶不。況敢聚會飲酒乎。弗惟弗敢亦弗暇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敬法。亦不暇飲。

今後嗣王酣身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也。惟荒腆於酒弗惟自息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庶羣嗜酒腥聞在上故天

降喪於殷紂衆羣臣用酒耽荒。腥穢聞在天。故下喪亡於殷也。天非虐惟人自速辜言凡爲天所亡。天非虐人。惟人所行惡自召罪。古人有言曰人無

於水鑑。當於民鑑。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鑑。當於民鑑也。視水見己形。視民行事見吉凶。今惟殷墜命。我其可弗大鑑。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為戒也。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豫。成王即政。周公曰。烏虜。君子所其無逸。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也。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民所依怙。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大戊也。治民

祇懼。弗敢荒寧。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也。其在高宗。嘉靖殷邦。至於小大

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民無時有怨也。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湯孫太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

弗侮鰥寡。知小民以所依。依仁政也。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鰥寡也。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

法度也。弗知稼穡之根難。弗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惟耽樂之從。言荒淫。亦罔或克壽。有能壽者之故。無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四三年。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也。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即

畏敬天。命也。文王卑服。文王節儉。卑其衣服。自朝至於日中昃。弗皇暇食。用咸和萬民。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協和萬民者也。厥

享國五十年。自殷王中宗。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也。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

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也。此厥弗聽。人乃或譖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

其監於茲。視此亂罰之禍。以爲戒也。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於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叢聚於其身也。烏虜。嗣王

蔡叔既沒

以罪放而卒也

王命蔡仲踐諸侯位

王成王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

王若曰小子胡

胡仲名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天之於人無有親疏惟愛已者則歸往之

爲善弗同同歸於治爲惡弗同同歸

於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其終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

汝爲政當安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爲小聰明作異辯以變

亂舊典文章也

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也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

小子

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汝往之國無廢我命欲其終身奉行之

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順大道告四方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無念於善則爲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

不念善故滅亡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弗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小大衆官自爲不和汝親有方多士當和之哉汝親

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職事也

周公戒於王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

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

求才逸

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

是萬民順法用違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也

武王率惟敕功弗

敢替厥義德

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奉遵父道也

孺子王矣

稚子今已爲王矣可不勤法祖考也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於庶

獄庶慎惟正是父之

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也從今以往惟以正是之道治衆獻衆慎其勿誤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於未亂未危之前思患豫防之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

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道幾舜考古以建百官下相維內外咸治也

上庶政惟和萬國咸寧

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爲至治也

夏商

官倍亦克用父。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也。明王立政弗惟其官惟其人。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也。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也。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師。天子所師法。傳。傳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也。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也。官弗必備唯其人。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也。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孤。特也。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人也。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輔我一人之治。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地官卿。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協睦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主祇人鬼之事。及國之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之亂也。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彊暴作亂者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六卿分職各帥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導九州之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矣。王曰烏虜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以上也。歎而戒之。使敬所司。慎三其令。亂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其爾典常作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爾典常作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汝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爲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也。弗學牆面莅事惟煩。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矣。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也。功高由志。業廣由勤也。位弗期驕祿弗期侈。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已所以速亡也。恭儉惟德無載爾僞。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僞也。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爲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爲僞。飾巧百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爲之也。居寵思危罔弗惟畏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常思危。罔弗惟畏。弗畏入畏。言雖居貴寵。當常思危。

懼。無所不畏。若乃不推賢讓能。庶官乃和。賢能相讓。後又在官。所以和諧也。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弗任。所舉能修其官。惟亦汝之功能也。王曰。烏虆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難而勅公卿以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

也。有之職。以右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也。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王若曰。君陳。我聞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聞上古聖賢之言也。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厲之以德也。凡人未見聖。若弗克見。既

見聖。亦弗克由聖。此言凡人有初無終也。未見聖道。如不能得。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汝戒勿爲凡人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也。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汝戒勿爲凡人

上教而變。猶草風。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無乘勢位作威。民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不失制。德教而偃。不可不慎也。

之治。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殷民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也。我曰赦宥。汝勿宥也。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

也。有弗若於汝政。弗化於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刑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人。人有頑。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

於一人。人有頑。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於一人。使人當器之。無責備於一夫也。

王舊作命
改之

王曰。烏虆父師。畢公代周公爲大師。爲東伯。命之代君陳也。政貴有恆。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政以仁義爲常。辭以體實爲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子不好也。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紂以靡靡利口爲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

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也。變化奢麗。萬世同流。言變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

者也。茲殷庶士。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閑之惟艱。言殷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誇大。將用惡自終。以禮禦其心。惟難也。惟周公克慎厥

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也。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中也。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也。欽若先王成烈。以休於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所以勉畢公。

穆王命君牙作周大司徒。穆王昭王子也。王若曰。烏虜。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

大常。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祖錄。吾於王之大常。以表顯之也。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

亂四方。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也。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懼也。虎噬畏噬。春冰畏陷。

甚也。危懼之甚也。今命爾予翊作股肱心膂。今命汝爲我輔翊股肱心膂。言委任之也。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汝言

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怨咨。言心無中正也。冬祁寒。小民亦

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艱哉。當思慮其艱以謀其易。民乃安。

王若曰。伯冏。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聰明。聽視遠也。齊。通也。無滯礙也。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其侍御僕從。罔

匪正人。給侍進御。僕從從官。官雖微。無不用中正之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弗欽。小臣皆良。僕從皆正。以旦夕承弼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

發號施令。罔有弗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也。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

前後有位之士。匡其弗及。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己者也。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言特

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也。今予命汝作大僕正。正於羣僕侍御之臣。欲其致正羣僕。無敢佞僞也。懋乃后德。交脩

弗逮。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疏。皆當勉汝君爲德。更代修進其所不逮也。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

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也。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諛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后德惟臣。弗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也。爾無昵於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儉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導君上以先王之法也。

王曰。嗚呼。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也。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

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吁。歎也。有國有土。諸侯也。告汝以善用刑之道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在今汝安百姓。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惟吉人乎。當何所擇。非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

謂囚證也。造。至也。兩。至具備。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衆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也。五刑不簡。正於五罰。謂不應核五刑。當出金贖罪也。五罰弗服。正於五過。不服。不應罰也。五過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刑疑赦。從罰。刑疑赦。從免。刑

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利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非口

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非在中正也。哀敬折獄。咸庶中正。當矜下民之犯法。敬斷獄之害。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罰。其

字。中下有正字。審能之。無失中也。

羣書治要卷第三

詩

周南

以一至至
也。本至
在變雅作
矣。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諷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衷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易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故曰風。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也。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

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

仇。逮也。作仇匹。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也。窈窕淑女。君子好仇。窈窕。幽閑也。淑。善也。仇。逮也。后妃有

也。作仇匹。之。苕。接茶也。流。求也。后妃有幽閑之德。乃能供苕菜。備庶物。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寤。覺也。寐。寢也。言后妃寤寐則

也。作仇匹。常求此賢女。欲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則思已職事。當與誰共之也。悠哉悠哉。展轉反側。已誠思之也。

與之共已職。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則思已職事。當與誰共之也。悠哉悠哉。展轉反側。已誠思之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

夕思念。至於憂勤。調。請也。采采卷耳。不盈傾筐。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傾筐。畚屬

也。深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懷。思也。寘。置也。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之周之列位也。周之列位。謂朝廷之臣也。

邵南
甘棠。美邵伯也。邵伯之教。明于南國。邵伯。姬姓。名奭。作上公。為二伯。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茇。蔽芾。小貌。杜也。

茇。草舍也。邵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悅其化。敬其樹也。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

德。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興也。穠。猶戎戎也。唐棣。棣也。云何乎彼戎。曷弗肅雍。王姬之車。肅。敬也。曷。和也。曷。

戎者。乃修之華。興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也。曷弗肅雍。王姬之車。肅。敬也。曷。和也。曷。

何也。之。往也。何不敬和乎。王姬往乘車。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矣。

鄮風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興也。汎汎。流貌也。柏木所渡也。舟。載渡物也。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與者。喻仁人之不用。與。羣小人也。並列。亦猶是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耿耿。猶敵敵也。隱。痛也。憂。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悄悄。憂貌也。愠。怒也。覲閱既多。受侮不少。閱。病也。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婚。而弃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興也。習習。和舒之貌。東風言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也。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言黽勉思與君子同心也。所以黽勉者。以爲見譴怒非夫婦之宜也。采芣采菲。無以下體。葑。蘋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二菜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莫違及爾同死。莫。無也。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長相與處至死。顏色。斯須之有也。

鄘風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視也。儀也。視鼠有皮。雖居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也。人而無儀。不死胡爲。人。以有威儀爲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體。支。體也。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于旄美好善也。衛文公之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賢者。時處士也。子子于旄。在浚之郊。子子。于旄。注旄於

千首。大夫之旗也。浚。衛邑。時有建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者也。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姝。順貌。畀。與。時賢者既悅此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誠愛厚之至焉。

衛風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興也。猗猗。美貌也。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也。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斐。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修飾。如玉石之見琢磨。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也。芄蘭之支。興也。芄蘭。草柔有所依緣則起。興者。喻幼稚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也。童子佩觿。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此幼君。雖佩觿焉。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也。

王風

葛藟。王族刺桓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綿綿葛藟。在河之滸。水涯曰滸。葛也。藟也。生河之涯。得其生長其子。終遠兄弟。謂他人父。兄弟。族親也。王寡於恩施。今以遠棄族親矣。是我以他人爲己父也。

采芣懼讒也。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於讒矣。興者以采芣喻臣。以小事使出者也。

鄭風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度也。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夷。悅也。思而見之。云何不悅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領。學子之所服。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嗣。續也。汝曾不傳聲問我。我以恩責其忘已也。

齊風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雞既鳴矣。朝既盈矣。雞鳴朝盈。君也。可以起之常禮也。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以作早於常時。敬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其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無田甫田。維莠騫騫。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也。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忉忉。憂勞。此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然。

魏風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漪。是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一夫之居曰廛。貆。獸

名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空。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之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三歲貫汝，莫我肯顧。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汝無復食我黍，疾其君稅斂之多。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汝無復食我黍，疾其君稅斂之多。逝將去汝，適彼樂

土。往矣，將去汝，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也。

唐風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有杕之杜，其葉湑湑。興也。杕，特生貌。杜，赤棠也。湑，湑，枝葉不相次比之貌。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踽踽，無所親也。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臣乎。願

恩不如同姓之親親耳。

秦風

秦風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鴝彼晨風，鬱彼北林。興也。鴝，疾飛貌也。晨風，鷦鷯也。鬱，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歸往之。駛

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也。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穆公始未見君子之時，思望而憂欽欽然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言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乎如何乎。汝忘我之事

實多大也。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

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我送舅氏，

曰至渭陽。渭水名也。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贈。送也。乘黃。駟馬皆黃也。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瓊瑰。美石而次玉者也。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今也。每食無餘。此言君今遇我薄。其食我裁足也。于嗟乎。不承權輿。承。繼也。權輿。始也。

曹風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與也。蜉蝣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與者。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將迫脅。君臣死亡之無日。如渠略然也。心之憂矣。於我歸處。歸。依歸也。君當於何依歸。言有危亡之難。將無所就往也。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彼候人兮。荷戈與祿。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也。荷。揭也。祿。受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也。彼其之子。三百赤芾。芾。韞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軒之。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與也。苹。大萍也。鹿得苹草。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于中。以與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承猶奉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以延其譽於四方。則爲不辱君命也。皇皇者華。于彼原隰。皇皇。猶煌煌也。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惟所之則然也。駉駉征夫。每懷靡及。駉駉。衆多之貌也。征夫。行人也。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於王事將無所及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周公甲二叔之不成。而使兄弟之恩。召公爲作是詩而歌之以親之。常棣之華。萼不煒煒。承者曰萼。不當作附。附。萼足也。萼足得華之光明煒煒然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鶉鴉在原。兄弟急難。鶉鴉。雍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則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況。茲也。永。長也。每。雖也。善同門來。茲對之長歎而已。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閱。狠也。禦。禦也。兄弟雖內閱。外猶禦侮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丁丁。嚶嚶。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朋友道然。故連言之。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遷。徙也。謂嚶嚶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也。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君子雖遷處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也。相彼鳥

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矧。況也。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水呼其友。況是人乎。可不求乎。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保。安也。爾。汝也。戩。福也。穀。祿也。罄。盡也。天使汝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其舉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福祿。如月之恆。如日之昇。恆。弦也。昇。出也。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也。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騫。虧也。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

舒作翰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者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人君得賢者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山之有基趾也。南山有臺北山有萊。萊夫須也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自以尊顯也。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基本也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蓼蕭澤及四海也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兮。與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漙漙然蕭上露貌興者蕭香物之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之。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者。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也。

目作貌

湛湛天子燕諸侯也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興者露之在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似醉之貌唯天子賜爵則似露見日而晞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厭厭安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畜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民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六月棲棲戎車既飭。棲棲簡閱貌飭正也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熾盛也孔甚也此序吉甫之意也玁狁來侵甚熾故王以是急遣我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

田獵而選車徒焉。東都王城。我車旣攻我馬旣同。攻堅也。同齊也。四牡龐龐。駕言徂東。龐龐。充實。東。雒邑也。蕭蕭馬

鳴悠悠旆旌。言不謹譁也。之子于征。有聞無聲。有善聞而無謹譁。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乎鰥寡無不得其所焉。宣王承厲王衰亂之弊而興

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中澤。澤中。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而又集于澤之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之也。之子于垣。百堵皆

侯伯卿士又於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
 築牆壁。百堵同時起。言趨事也。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此勸萬民之辭。汝今雖病勞。終有所安居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賢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絜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絜・絆也。維・繫

也。永·久也。願此去者乘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紉之繫之·以久今朝·愛之欲留也。所謂伊人於焉逍遙·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於何游息乎·思之甚矣。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周大夫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
赫赫師尹與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也。

民具爾瞻師・大師・周之三公・尹氏爲大師・具・俱也・此言尹氏汝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汝之所爲也・國旣卒斬何用不監卒・盡也・斬・斷也・監・視也・天下之諸侯

● 日相侵伐 ● 其國已盡絕滅 ●
● 汝何用爲職 ● 不監察之 ●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正月繁霜，我心憂傷。
正月・夏之四月也・繁・多也・夏之四月霜多・急恆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我心爲之憂傷也
 民之訛言亦

孔之將將。人也。謂。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甚大。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局。曲也。踣。累足也。此

民疾苦王政。上下
皆可畏之言也。哀
今之人胡爲虺蜴。
虺蜴之性。見人則走。
哀哉。今之人。何爲
如是。傷時政也。療
之方。揚寧或威之。
威之以水也。療之
方。盛之時。

• 炎熾熾怒。寧有能滅息之者乎。言
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宗周。鎬京也。褒。國名也。姒。姓也。威。滅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之交。日月之交會也。醜。惡也。

陽。臣侵君之象也。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之。彼月而蝕。則維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臧。臧。善也。百川沸騰。

山冢峯崩。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峯者崔嵬也。百川沸出。相乘凌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喻君道壞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君子居下。哀

今之人。胡憚莫懲。憚。曾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黽勉從事。不敢告勞。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

罰也。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囂。衆多貌也。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極語囂囂然。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臧。善也。謀之善者不從。之。其不善者。反用之。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猶。圖也。卜

龜靈厭之。不復告。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就也。謀事者衆多而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也。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謀

者衆。訥訥滿庭。而無能決當是非。事若不成。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潰。遂也。如當路築室。得

不同。故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莫知其他。馮。凌也。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慎小人。能危亡已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溫溫恭人。柔溫。和。如集于木。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恐。墜。戰戰兢兢。如履

薄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也。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踧踧周道。鞠爲茂草。踧踧。平易貌。周道。周室之通道也。鞠。窮也。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

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思也。擣也。心疾也。不脫冠。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離于裏。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太子獨不受父之皮膚之氣乎。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我躬不閱。追恤我後。念父孝也。言褒姒以淫色來璧於王。盜我太子母子之寵也。者。太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故自決云。身尚不能得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乎。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而作是詩。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不信也。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信與不信。盡同之。不別。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斥在位者。信讒。人言。是復亂之所生。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謂小盜。謂小盜言孔甘。亂是用餒。餒。進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與也。萋斐。文章貌。貝錦。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成錦文也。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太甚者。謂使已得重罪。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方

寒涼而不毛也。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昊天也。與昊。天使制其罪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習習谷風。維風及雨。與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也。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汝今已志達而安樂。而棄恩忘舊。薄之甚也。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大德。切

嗟以道。相成之謂也。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與也。蓼蓼。長大貌也。莪。已蓼蓼長心不精識。其事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已之苦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恤。憂也。孝子之

心。怙恃父母。依倖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也。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鞠。養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也。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此言王之土地廣大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乎。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賢。勞也。或燕燕以居息。燕。安也。息。燕燕以居息。燕。安也。息。燕燕以居息。或盡瘁

以事國。盡力勞病以從事國。從國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不已。猶不止也。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鞅。猶荷也。掌。謂捧持之也。負荷捧持以趨

走。言促遽也。或耽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咎。猶罪過也。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與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與者。蠅之爲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讒佞之人。變亂善惡也。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愷悌。樂易也。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也。極。猶已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

而作是詩也。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言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也。賓之初筵。溫溫其恭。溫溫。和柔也。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

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反。言重慎也。幡幡。失威儀也。仙仙。僊也。此言賓初筵之時。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也。賓既醉止。載號

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僊僊。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僊僊。號呶。號呼譁也。僊僊。僊不能自正也。僊僊。不止也。郵。過也。

側。傾也。俄。傾貌也。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采芣

采菽筐之筥之。菽所以毫大牢。而待君子也。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君子謂諸侯也。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與之。尚以爲薄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駢駢角弓。翻其反矣。興也。駢駢。調和也。不善。

繼繁巧用。則翻然而反。與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心。兄弟婚姻。無胥遠矣。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也。爾之遠矣。

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爾。汝。爾幽王也。胥。皆也。言王汝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如斯。汝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向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也。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有苑者柳。不尙息焉。尙。庶幾也。有苑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慮幾欲就之止息乎。與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也。俾予靖之。後予極焉。靖。謀也。俾。使也。極。誅也。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諫。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也。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隰中之桑。枝條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廕人。與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既見君子。其樂如何。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我喜樂無度也。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

心臧之。何日忘之。遐。遠也。謂。勤也。臧。善也。我心愛此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

王弗能治。申。姜姓之國。孽。支庶也。宗。英英。白雲。露彼菅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可相亂易。猶天之

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也。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步。行也。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昔夏

有。當宣王之時而生女。懼而弃之。後褒人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鳴鐘鼓於宮中。而欲使外人不聞。亦不可得也。

有。當宣王之時而生女。懼而弃之。後褒人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鳴鐘鼓於宮中。而欲使外人不聞。亦不可得也。

有。當宣王之時而生女。懼而弃之。後褒人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鳴鐘鼓於宮中。而欲使外人不聞。亦不可得也。

有。當宣王之時而生女。懼而弃之。後褒人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鳴鐘鼓於宮中。而欲使外人不聞。亦不可得也。

有。當宣王之時而生女。懼而弃之。後褒人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鳴鐘鼓於宮中。而欲使外人不聞。亦不可得也。

有。當宣王之時而生女。懼而弃之。後褒人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鳴鐘鼓於宮中。而欲使外人不聞。亦不可得也。

有。當宣王之時而生女。懼而弃之。後褒人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鳴鐘鼓於宮中。而欲使外人不聞。亦不可得也。

有。當宣王之時而生女。懼而弃之。後褒人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鳴鐘鼓於宮中。而欲使外人不聞。亦不可得也。

念子懔懔。視我邁邁。邁邁。不悅也。言申后之患於王也。念之。懔懔然。欲諫正之。王反不悅於其所言。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何草

不黃。何日不行。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於是閒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甚也。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言萬民無不

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兇虎。野獸也。曠。空也。兇虎者。以比戰士也。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也。昭。見。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

故天命之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乃新在文。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威儀也。多。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麗。數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則見天命之無常也。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

之。惡則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殷士。殷侯也。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去之。殷士。將。行也。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二聖相承。其明德日。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

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嫡。使不挾四方。忱。信也。挾。達也。天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

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回。違也。小

恭慎貌也。聿。述也。懷。思也。方國。四方來附者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言其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也。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也。媚。愛也。周姜。大姜。京室。王

室也。常思莊敬者太任也。乃爲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以爲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以生聖子。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徽。美也。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利。法也。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其宗族。以此又能爲政治於家邦。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也。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亟。急也。經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於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乞言。從可以爲政者也。敦彼行葦。羊牛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敦。聚貌也。行。道也。葉。初生泥泥然。苞。茂也。傷之。草物方茂盛。以其終將爲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愛之。況於其人乎。黃耆台背。以引以弼。敦。聚貌也。行。道也。葉。初生泥泥然。苞。茂也。故周之先王。爲此愛之。況於其人乎。黃耆。台背。以引以弼。其來也。以禮引之。以禮引之。在其前曰引。在其旁曰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祺。吉。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

假樂嘉成王也。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天嘉受福祿於天也。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宜君王天下也。千。求也。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言皆相勗以道也。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愆。過也。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汙。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疲勞矣。王幾可小安之乎。愛

此京師之人。以安天下。
京師者。諸夏之根本也。

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輝・病也。話・善言也。猶・謀也。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

以猶之不遠是用大諫王之謀不能圖遠是故我大諫王也

用
介人維藩太師維垣大

分・善也・藩・屏也・垣・墉也・輔・轡也・太・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太・宗・懷
 王之同姓世嫡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弼・無疏遠之也・

懷和也。斯離也。宗子城壞，則無行醜暴之政以安汝國。適子

也

以上
託帝

疾・病人矣・威・罪人矣・疾病人
者・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

天之生此衆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

使晝爲夜也。愆過也。汝旣過於沈湎矣。又不爲明晦有止息也。醉則號呼相效。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也。

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也。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老成人。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也。殷鑒不遠在夏后

[illegible]

抑衛武公刺厲王也亦以自警也無兢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人君爲政。無強於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之。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也。法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無不柔嘉。謂教令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玷。缺也。斯。此也。玉之玷缺。尚可磨。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復之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芮伯。王卿士也。憂心殷殷。念我士宇。我生不辰。逢天憚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字。居也。憚。厚也。此士卒從軍久不息。勞苦自傷之言也。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谷。窮也。前無明君。却迫罪役。故窮也。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迪。進也。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爲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忍賢者。愛小人也。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

如醉。類。猶等夷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眠臥如醉。君居上位而行如此。人或效之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灾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

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仍叔。周大夫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倬。然。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

仰視天河。望其候也。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飢饉薦臻。薦。重也。臻。至也。辜。罪也。王憂旱而嗟歎云。飢饉之害。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莫。無所愛於三牲也。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曾無

復重至也。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靡。無也。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曾無復重至也。

聽聆我之精誠而與雲雨者與。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翰。幹也。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揉。猶言四方也。

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天生烝民。好是懿德。天之生衆民。莫不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監。視也。假。至也。天視周室之政教。其光明乃至於下。故仲山甫使佐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嘉。美也。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也。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將。行也。否。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夙。早也。匪。非也。一人。斥天子也。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御。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輶。輕也。儀。正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疋圖之。而未能爲也。維仲山甫舉之。獨舉是德。而行之。衰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王之職有缺。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瞻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瞻仰昊天。降此大厲。昊天。斥王也。厲。惡也。邦靡有定。士民其瘵。瘵。病也。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奪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也。覆。猶反也。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說之。拘收也。說。放赦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懿。有所痛傷之聲也。梟。鴟。惡聲之鳥也。喻褒姒之言無善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寺。近也。長舌。喻多言語也。今王之有非。有人教王爲亂。語王爲惡者。是維近愛婦人。用其言。是故致亂也。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而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織。蠶織爲事。識。知也。賈。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弔。至也。王之爲政。德不能至於天矣。不能致徵祥於神矣。威儀又不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病也。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也。故祭之而歌此詩也。於

穆清廟。肅雍顯相。於。歎之辭也。穆。美也。肅。敬也。雍。和也。相。助也。顯。光也。於。平美也。肅雍顯相。言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之也。濟濟多士。

秉文之德。對越在天。對。配也。越。於也。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行。如生存焉。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夏。殷也。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興也。振。羣

白鳥也。雍。澤也。客。二王之後也。白鳥集於西雍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鳥然也。

雍。禘大祖也。禘。大祭。大。謂文王。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相。助也。雍雍。和也。肅肅。敬也。有是來時雍雍然。既至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

然是時穆穆然。言得天下之歡心也。

有客。微子來見於祖廟也。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見之也。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殷尙白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顯。光也。視也。羣臣見王謀卽政之事。故因此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視瞻近在此也。

魯頌

閟宮

頌僖公之能復周公之宇也。字。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也。元。成王

首也。字。居也。成王告周公叔父。我立汝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以爲周公後也。大開汝居。以爲周家輔。謂封以方七百里也。乃命魯公。俾侯于東。賜之山川土田。

附庸。既告周公。乃策命伯禽使爲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也。

商頌

長發大禘也。大禘。郊祭天也。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降下也。假。暇也。祗。敬也。式。用也。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能以其聰明。寬不兢不暇。天下之人遲遲然。言其急於已而緩於人也。天用是故愛敬之。天於是又命之使用事於天下。言王之不兢不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遄。絀。和也。遄。急也。優優。和也。遄。急也。聚也。

殷武祀高宗也。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遑。速也。商邑。京師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商邑。京師也。極。中也。

(第四卷缺)

羣書治要卷第五

春秋左氏傳中

宣公

二年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禦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日也。令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晉靈公不君。失君道。厚斂以雕牆。雕。畫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腍熊蹯不熟。殺之。寘諸舂。使

婦人載以過朝。舂。筥也。趙盾士季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

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

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

也。豈唯羣臣賴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鉏麇。力士。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尙早。坐

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

死。觸槐而死。槐。庭樹。趙盾。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趨登曰。臣侍宴過三爵。非

禮。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獒。猛犬也。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爲。實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爲己用也。鬪且出。趙

穿攻靈公於桃園

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

宣子未出山而復

晉境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弑而還

大史書曰趙盾殺其君以示於

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不隱盾之罪

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

善其爲法屈也

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王孫滿周大夫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

重焉

示欲逼周取天下也

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

禹之世也

遠方圖物

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

貢金九牧

使九州之

牧貢金

鑄鼎象物

象所圖物

使民知神姦

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

故民入川澤山林魍魎罔兩魍魎·山神·魅·怪物罔兩·水神也

莫能逢之

遇

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

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德之休明雖小重

遷不可

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

言可移

天祚明德有所底止

底致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四年楚子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

箴尹·官名·克黃·子文孫也

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

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

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十一年楚子伐陳

十年夏徵舒弑君也

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矣

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

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

滅陳以爲縣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

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

楚縣大夫皆僭稱公

汝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

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

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爲愈於不還也。

乃復封陳。

十二年。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

桓子。林父。

隨武子曰。善。

武子。士會也。

會聞用師。觀釁而動。

釁。罪也。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

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舒。討微。

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

讟。謗也。

政有經矣。

經。常也。

常也。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

步曰卒。車曰乘。

事不奸矣。

奸。犯也。

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舊敖。

孫叔敖。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物。猶類也。戒。敕令也。

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

言親疏並用也。

舉不失德。賞不失勞。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也。禮不逆矣。德

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昧。昏亂也。經。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且。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

彘子。先穀也。

成師以出。聞敵強

而退。非夫也。

非丈。

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管。

管。陽有。

鄭皇戌使如晉。師曰。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

在文十。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

子擊之。楚師必敗。欒武子曰。

欒武子。欒書也。

楚自克庸以來。

在文十。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

也。治。

于

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怠也。于曰。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也。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也。箴。誠也。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也。徼。要也。鄭不可從。楚人遂疾進師。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文。字也。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滅暴亂而息兵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也。今我使二國曝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也。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也。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也。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也。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也。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也。曰。莫余毒也已。是

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

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

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也。

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也。勉。勸也。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絮也。言

十五年。楚子伐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

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也。川澤納汙。受汙濁也。山藪

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所居。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實。亦或居藏瑕穢。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爲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也。君其待

之也。待楚衰也。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鄭人囚而獻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

許。三乃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

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義無二

信。欲爲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交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貲。貲。賈也。廢。又可賂乎。臣之

許君。以成命也。成君命也。死之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也。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

之以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

曰不可。鄆舒有三僇才。僇，絕也。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僇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

也。著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之地三也。仲章，潞賢人。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僇才

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政若之何待之？不討有

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無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寒暑易節，

地反物爲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夏，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

潞。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士伯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

氏矣。伯，桓子字也。羊舌職悅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鼎鼎者，謂此物也夫。庸，用也。祗，敬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

敬也。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率是道也，

其何不濟？

十六年，晉侯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稱舉也。

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是無善人之謂也。

成公

二年，衛侯使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師敗。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也。

辭，請曲縣。軒，縣繁纓以朝，許之。諸侯之服也。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

以假人。名器車服也。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已。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蜊炭以壓殯也。多。重器備。重猶多。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則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若言何用爲臣。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諫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

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

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荀首。范文子。士燮。韓獻子。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

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地蔡。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也。雖克不

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爲榮也。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

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盍。何。子之佐十一

人。六軍之卿。佐也。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

曰。善鈞從衆。鈞。等。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之賢人。皆晉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樂書得從衆之義也。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也。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爲盟

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敵邑之舊也。而用於齊。使歸諸敵邑。用師較之戰也。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也。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也。其德也。反二三。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況霸主乎。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室。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也。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侯之法文王。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六年。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也。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也。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也。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灾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敦。厚。龐。大。莫不盡力以從上命。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不施惠也。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潰齊盟。不祥事也。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不順也。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也。民不知信。進退罪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也。

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宣十二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也。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也。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也。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襄公

三年，祁奚請老。老，致仕也。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也。又問焉，對曰：午也。

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也。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

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偏，屬也。

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也。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

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之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也。斯，此也。臣

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乎？君師不武，執事

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也。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也。臣之罪

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公跳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爲重過。敢以爲請。請使無死。反役使佐新軍。

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也。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晉侯曰。

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

楚伐陳。必不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昔周辛甲之爲太

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太史也。闕使百官各爲箴戒王過也。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者。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茫茫

遠貌。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也。在帝夷羿。冒

于原獸也。冒食。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也。獸

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也。告僕夫不敢斥尊也。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也。公曰。

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

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也。狎習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

頓。四也。頓壞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爲鑒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悅。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

田以時。言晉侯能用善謀也。

冬諸侯以
下恐有脫
誤

九年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也晉君類能而使

之也隨所能舉不失選也所得所選官不易方也方猶宜其卿讓於善也讓勝已其大夫不失守也各任其職也其士競

於教也奉上帝命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也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

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冬諸侯伐鄭鄭從楚鄭人行成與晉成也

十一年諸侯復伐鄭鄭人賂晉侯以師觸師觸師名皆歌鍾二肆肆列也懸鍾十六為一肆女樂二八十六人也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年在四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

不諧也諧亦和請與子樂之也共此樂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

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

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度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

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十三年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

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營代將中軍士句佐之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士句佐之位如故使

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欒也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

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韓起佐之位如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欒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

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繼繫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

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尙而讓之。小人農力

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

君子在位者也。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爲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

德，國家之弊，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與也。

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敕戒二子欲共宴食。日旰不召旰也。晏而射鴻於囿，二子怒。公使子驪子

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羣公子也。公出奔齊。師曠侍於晉侯師曠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

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

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貳，癸佐。

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善則賞之賞，謂宣揚之也。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

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爲書謂大史君舉必書，瞽爲詩爲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

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得從而誹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尙也。百工獻藝獻其伎藝以喻政事。

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言師曠能因問盡言也。

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納此以請死。請免死。子罕實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也。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中。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給其賤役。從阜至牧。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晉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欒盈之黨。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不應。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何爲也。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也。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視必與叔虎同。

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言以弟故。

以弃社稷。不亦惑乎。絳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也。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也。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

稷乎。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也。不見叔向而歸。言爲國非私叔

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爲已。

二十三年。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

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志相順從。身之害。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志相違戾。猶藥石療疾。美疢不

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已疾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武子取之。武子。崔杼。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

杼殺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闢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臣無異也。曰。行乎。

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曰。君民者。豈以陵人。社稷是主。臣君者。豈

爲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爲社稷也。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也。若爲己

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爲當其禍。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已股。興。三踊而

出。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爲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

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

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聲子。子朝子也。伍舉。舉子也。伍舉奔晉。聲子通

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才也。如

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晉也。對曰。雖有

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子名也。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

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

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

賞而懼用刑也。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厭也。酒食賜下無不鑒足。所謂加膳也。

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微樂。不舉。盛饌也。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

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

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楚

師宵潰。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

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在元四年。楚失東夷。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也。

子反與子靈爭夏姬。

子靈。巫臣。

子靈奔晉。晉人以爲謀主。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楚疲於奔命。至今爲患。

則子靈之爲也。

事見成七年。

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以爲謀主。鄢陵之役。

在成十六年。

楚師大敗。

王夷師燔。

夷。傷也。吳。楚之閒。謂火滅爲燔。

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

有甚於此者。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汝實遺之。懼而奔鄭。今在晉矣。晉

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以舉才能。比叔向。

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爲會於宋。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

甲在衣中。因會擊晉。

伯州犂曰。

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也。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

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

大宰伯州犂。

告人曰。令尹將死

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其逞乎。信亡。何以及三。

明年子木死也。

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

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也。若合諸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

之。

濟。成。

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子何懼焉。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

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靜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

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

金木水火土也。

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

昭文德。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

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實左師之書。左師辭邑。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也。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爲魯宗卿。

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焉。昭四年。牛作亂。豎

三十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

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劉王之

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爲昭十三年弑靈王傳。

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也。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

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也。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

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也。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並畔爲疇。及三年。又誦

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

三十一年。鄭人遊于鄉校。校。學之名也。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謗議國政。子產曰。

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

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爲忠善則怨勝息也。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卽作威也。豈不遽止。然猶防川也。遽。畏懼也。

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通。以爲己。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鄭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少。尹何年。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善也。謹使

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

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

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製。裁。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

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

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

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

也。吾遠而慢之。慢。易。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

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不同也。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

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

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乎？公曰：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而閑也。選，猶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可謂愛之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矣。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羣書治要卷第六

春秋左氏傳下

昭公

元年。楚公子圍會于訖。

訖。鄭邑也。

尋宋之盟也。

宋盟在襄二十七年。

晉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

得志。謂先歆也。午。祁奚子也。

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

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然。宋之盟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

駕。猶陵也。

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

僭。不信也。

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蓂。

穠。耘也。蓂。苗爲蓂也。

雖有飢饉。必有豐年。

言耕鋤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

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僭。不信也。賊。害人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也。

三年。齊侯使晏嬰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

問興衰也。

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爲陳

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陳氏。陳之也。

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

國之諸市。屢賤踊貴。

踊。則足者履也。言則多也。

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煥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

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庶人罷弊。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爲殣。而女富

溢尤。女嬃寵之家也。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也。讒鼎之銘。讒鼎名。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平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況日不悛。悛改也。其能久乎。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也。囂聲塵土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也。塏燥也。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也。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唯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棄不以爲君也。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難難也。有是三者。何向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岱華常。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燕代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亨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

守字。

於國則四垂爲字。

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

仲孫公孫無知。

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

爲盟主。衛刑無難。敵亦喪之。

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

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

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殞。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子。合諸侯于

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

有鈞臺之享。

啓。禹子。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

商湯有景毫之命。

毫。卽偃師。

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

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

在僖四年。

晉文有踐土之盟。

在僖二十八年。

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

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

仍。緡。皆國名。

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

黎。東夷。國名。

周幽爲大室之

盟。戎狄叛之。

大室。中。嶽也。

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

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

惡及遠方。則人奔之。

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十三年。楚弑其君。

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

往有郊勞。去有贈賄。

無失禮。

揖讓之禮。

晉侯謂汝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

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及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

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

在大夫。

不能取也。有子家驕。不能用也。

驕。莊公之孫。

奸大國之

盟。凌虐小國。

謂伐莒。取鄆。

利人之難。

謂往年莒亂。而取鄆。私難。

不知其私。

不自知有他孫。

公室四分。民食於他。

他謂三家。

思莫在公。

不圖其終。無爲公謀終始也。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爲急。

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

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關。則足使守門也。以羊舌肸爲司宮。加宮刑也。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

夫莫對。遠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

人。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鄆。在宣十二年。鄆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鄆。在成十六年。自鄆以來。晉

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

之若何。言何以爲備。誰其重此。言怨重也。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

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麋。羣也。羣求婚而薦女。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

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

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獲啓也。厚爲韓子禮。

六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

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也。防也。紂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

仁。奉也。養也。奉也。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也。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也。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

行。變。懼也。教之以務。時所急也。使之以和。悅以使民。臨之以敬。施之於事。泄之以彊。施之於事。斷之以剛。義斷恩也。猶求

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

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民不畏上也。故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微幸以成其巧僞也。弗可爲矣。爲。治也。

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

也。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

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言文王以德爲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文王作儀法爲天下所

信也。信也。如是。何辟之有。言詳唯以德與信。不以刑。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爲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

喻小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也。數改法也。其此之謂乎。復書曰。

若吾子之言。復。報也。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晉韓宣子之適楚。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僻我衷。僻。邪。衷。正。若何效僻。

書曰。聖作則也。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爲則。無寧。寧也。而則人之僻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

悅。乃逆。

七年。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王旌游至於軫。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

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闢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

諸王。也。執無字。無字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

之毛。誰非君臣。也。毛。草。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士。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也。今有司曰。汝胡

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覓也。亡。人。當大覓其衆也。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

王。楚文王也。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也。若從有

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

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也。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

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爲盜。王曰。取而臣以往。也。往。去。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遂舍之。教無字。

八年。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謂有精神憑依。石而言也。不然。

民聽濫。濫。失。抑臣又聞之。抑。疑。曰。作事不時。怨譖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

力雕盡。雕。傷。怨譖並作。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也。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虓祁之宮。虓。地名。

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也。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遠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

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叔弓如晉。賀虓祁也。賀。宮成。游吉相鄭

伯以如晉。亦賀虓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可弔也。而亦賀之。大叔曰。若何弔也。

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

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閻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潁周邑王使詹

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也桓伯周大夫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墜是為。為後世廢墜兄弟之國當救濟之也先

王居櫛杙于四裔以禦魑魅。言櫛杙略舉四凶之一也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也瓜州今敦煌也伯父惠

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公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逼我諸姬入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

晉在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修封疆殖五穀戎得之唯畜牧也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

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奔謀主雖戎狄其

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

之以恭也。翼佐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

直子其圖之宣子悅使趙成如周致閻田反潁俘

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人子來。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為之焉用速

成其以勦民也。勦勞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二年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也夕暮見也王見語曰今吾使人於

周求鼎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今周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

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嘗居許故曰舊許是宅也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

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何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鄭、宋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乎。王入，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之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斷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史名也。楚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也。祈父，司馬也。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見箕弒。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悖悖，式昭德音。悖悖，不安和貌也。式，用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此，豈其辱於乾谿。十三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季氏費邑宰也。南蒯以費叛，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敗。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乎。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 舊無衛字
• 補之 •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之別。自狄。鼓人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吾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速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也。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賈怠無卒。卒。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十八年火始昏見。火。心。星也。梓慎曰。七日其火作乎。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禳。禳火。子產不聽。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也。遂不與。亦不復火。

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生太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楚子爲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

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實太子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於城父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國人請爲榮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覲覲見龍鬬我

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我乃止也言子產之智

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

之問伍奢奢對曰君一過多矣建妻一過納何信于讒王執伍奢忿奢切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

而使遣之知太子冤故遣令去太子建走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

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也佞才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

後命故遣之旣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逃

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才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

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尙謂其弟員棠君奢之長子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智不逮

自以智不及員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父不可棄俱去爲棄

父也名不可廢俱死爲廢名爾其勉之伍尙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將有吳患不得早食楚人皆殺

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子吳子僚也

求舊作媿
改之

齊侯疥。遂店。店。瘡疾也。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也。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歸以辭賓。欲殺醫。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悅。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楚王也。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也。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也。上下無怨。動無違事。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也。其所以蕃社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斬刈民力。暴虐淫縱。肆行非度。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爲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蛟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蛟。虞侯。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布常無藝。藝。法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僭。越也。言僭令於鄙。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其爲人也

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耶？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也。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

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

以泄其過。濟，益也。泄，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也。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獻，君之否也。以成君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好，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

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二十五年，會于黃父。鄭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

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經者，道之常也。義者，利之宜也。天之

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陰陽風雨，陰陽風雨之氣。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

氣爲五味。酸鹹辛甘，發爲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爲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淫，則傷性也。是故爲禮

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爲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

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也。協，和也。

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尙之。

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弼其性。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二十六年。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齊侯使禳之。禳。除。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詔。詔。疑也。

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翼翼。恭也。聿。惟也。回。達也。言文王德不達天。故四方之國歸往之。君無違

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盥。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

爲。無能補也。公悅。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

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

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義取雖無大德。要喜悅之心。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

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也。

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

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

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也。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

曰善哉。

二十七年、楚左尹郤宛直而和、國人悅之。以直事君、以和接類。鄢將師爲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兵、甲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無往。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燕之。燕、燒。子惡聞之。自殺。國人弗燕。令尹炮之。炮、燔。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晉陳及其子弟。皆郤氏。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廢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左尹、郤宛也。中廢尹、陽令終。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一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三族。國之良也。吳新有君。光新。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智者除讒。以自安。今子愛讒。以自危。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

于國謗言乃止。

二十八年。晉魏獻子爲政。魏舒也。以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

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故舉之。魏子謂成鱣。鱣。晉大夫。吾與

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遠也。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思義。苟

得在約思純。無濫心。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

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也。墮。損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魏戊。遠不失舉。以賢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

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爲忠也。曰。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

魏子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之庭。饋入。

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閒。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

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言饑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

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爲君子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言魏氏所以興。

定公

四年鄭子大叔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復重也。無謀非德。非所謀。無犯非義。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也。吳子伐楚，陳于柏舉，敗之。五戰及郢。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諱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也。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言仲山甫不違彊凌弱也。違彊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殺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智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于郢。初，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江。江夏竟變，藍尹豐涉其帑。豐，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也。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申包胥，鬬懷。皆從王有大功。子西曰：謀舍懷也。謀殺

王故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大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

尤子旗其又爲諸子旗蔓成然也平王求無厭平王殺之遂逃賞

九年鄭駟歇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之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也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

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加猶益弃不責其邪惡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

伯所茇召伯決訟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哀公

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

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

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長寇讎後

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弗聽退而告人曰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爲汚池越

及吳平

吳之入楚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

黨無田者從逢猶當公而進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

可棄吳未可從也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爲吳所勝也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

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

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也。陳侯從之。及夫

差克越。乃脩舊怨。言吳不脩德而脩怨所以亡。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

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地

作室不起壇。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

灾癘。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分。猶通。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

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疲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易。猶反。今聞夫差次有

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妃嬪。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也。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

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六年。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爲當王身。

若禘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禘。禘祭。禘。禘。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

罪受罰。又焉移之。遂不禘。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十一年。吳子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

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吳也。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

無所用之。石田。不耕。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病。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

於鮑氏。爲王孫氏。欲以避吳禍。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屬鏹。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櫃。櫃可材也。吳其

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

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不答。而私於冉

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丘十六井。若不度於

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

訪焉。

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

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

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也。濟。成。

二十四年。公子荊之母嬖。荊。袁公庶子。將以爲夫人。使宗人躒夏獻其禮。宗人禮官。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爲

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武公。數也。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也。商。宋。

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太子。國

人始惡之。惡公也。

